

列傳第三十四

比史 十六

孫紹

王國

張普惠

成淹

范紹

劉挑符

鹿念

張耀

劉道斌

董紹

王國

馮元興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也少好學通涉經史初為校書郎稍遷給事中後為門下錄事好言得失與常景共脩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盈政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開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魏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馮四軍五校之執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脩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且法開清

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實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其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託名託養散沒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為命或投杖強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職人子弟隨榮浮游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闡禁不脩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強敵窺時邊黎伺隙內

人不平久成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此邊
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
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
換情權不可恒隨濟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濟隆
獲衷權勢亦濟然則上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
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
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為體即帝王之身分製百揆之
儀安置九服之節乃是有為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脩
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
在但主議之家大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復須升降

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
可備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與法臣下
執事何依而行臣等脩律非無勤止暑下之日臣乃無名
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愷正光初兼
中書侍郎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
性踈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覽紹兄世元善彈擊
早卒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為太府少卿
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
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
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

謂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真當貴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王子曆賜爵新昌子後卒於右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宣子伯元襲爵

張普惠字洪賤常山九門人也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太和十九年為主書帶制局監頌為孝文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為其聲價澄為雍州刺史恪普惠為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踈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

心皆以重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況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無祭又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謂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不食食猶擇人於馬射為或非宜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

將以二之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此園行揖讓於中
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禘禴南除殿下功
衰仍襲釋而為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
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察射儀射者以禮樂
為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事
何用射為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府
庫空虛宜待新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
宣矍相之命聲軒縣建雲鉦神人忻湯於斯時也澄意納
其言託辭自罷乃荅曰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
式且纂文習武人之堂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

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
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傳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
轉揚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普惠
既為澄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還朝仍羽林監澄遭太妃
憂臣寮為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
普惠荅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普夫人孟子稱
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
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
愚以為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
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稱皆以

議

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
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
從之後為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尹丞宣武崩坐與甄
指等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
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
文學依才優之例敕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
不降階為榮時任城王澄為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
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為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詔群寮會
議普惠議曰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為二國太妃可
謂受命於天子為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

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士
之妾子為母朞父卒則皆得伸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為母
所慈猶曰貴父命為之三年况天子命其子為列國王命
其所生母為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為母練冠之與大功乎
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
國相為服朞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為姑姊妹女子
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
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
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為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
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

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
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令尊同
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
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况廣
陵北海論封君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
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
不以遙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朞比之慈母不亦
爽歟經曰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朞父母
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今祖乃
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為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

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
配天莫非臣妾何為命之為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
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為君母之黨服則為其母
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為從之服於
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為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
不須以國為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
寮主食一方得不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
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
惠據禮還谷鄭重三反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
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

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後父無太上之號詣
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為通會聞胡家穿墻下
墻有盤石乃密表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
誕聖后近樞對惟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
錫褒假鸞燾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
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禮記曰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嘗稱郊社尊無二上竊謂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
故仰尊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
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為太上
恐乖繫敕之意易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比尅吉定兆而

以淺改卜群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於聖情
伏愿侍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則天下幸甚太
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博議其事任城王澄
大傅清河王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書崔亮並同
有難普惠竝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
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為上何必上者比皆是
極尊普惠厲聲曰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
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虫小藝微或相
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議者咸以
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

所同漢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又賈璩宣令謂普
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群公已有
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惠被召
傳詔馳驛駟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泗
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言諫
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
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
甚時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大才執
此公方來君諫職蹇蹇如也謬謬如也一昨承在胡司徒
第當庭面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殆縈

貴也

上疏

曾門之折裁警終使羣后返巡庶寮拱嘿雖不見用於一
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
每為口實普惠以天下人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
麻恐人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
之軌夙宵惟度欣戰交集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
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
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
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
麻而已故歌儻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夫信行於上則
億兆樂輸於下自茲已降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

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稱重斗大董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孝明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伏惟陛下重暉慕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所望伏願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澤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絜誠禋祿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望徹僧寺不急之華

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補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但仍舊貫亦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尋別敕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剋日蝕豫敕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勲親之胤所宜收叙書奏孝明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太后曰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

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
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允枉
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
之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
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
曰卿云興滅繼絕意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
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
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沈淪幽壤緬焉弗收豈不是興
滅繼絕之意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及仁城
王王普惠荷其恩待朔均王奔赴至於禪除雖寒暑風雨

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薨啓為尚書右丞靈太后既
深悼澄覽啓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
便居管轄相與為約竝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
二年詔遣揚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
後患上疏極言其不可表奏不從魏子建為益州刺史有
贓罪普惠被使驗之事遂得釋故子建父子甚德之時梁
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請付揚州移
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後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
先是仇池武興邵氏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詔普惠以
本官為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雍幽東秦七州兵武

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事訖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冤屈普惠上疏多所陳論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梁前弊別郡異縣之人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并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縮攝有方姦盜不起人以為便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游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為豫州啓長瑜辭褐襦其合明拯給之在州卒諡曰宣恭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好文學有氣尚仕宋為員外郎領軍主授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關拔兼著作佐郎時獻文於仲冬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竝不納淹上接輿釋游論帝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諸人不加成淹論通釋人意乃蒙傳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孝文敕尚書李冲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于戰之下猶共痛之卿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齊

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為疑淹言
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
踰月即吉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彪行人何容獨以衰
服間衣冠之中我皇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
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曰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
失所歸淹言君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為非也昭明相顧
笑曰非孝者宜冠有成青行人亦弗敢言使人畦齋袴褚
不可以弔幸借衣幅以申國命今為魏朝所逼還南日必
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折中還南日應有高賞
若無君子也但今有光國之譽雖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

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敕送衣幅給昭明等明日引入皆
令文武盡哀後正佐即其後齊遣其散騎常侍庾蕙散騎
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等來聘孝文敕淹接於外館宗慶
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為利而動豈是大
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為王者不拘小節豈得眷眷守尾生
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當應便爾欺奪宗慶更輩及從
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以手掩目曰卿何不
作于禁而作王肅淹言我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
之有憲亦不對王肅之至變輿行幸肅多危從敕淹將引
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

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人淹言晉武王城紂悉居河
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度肅知淹寓青州乃笑謂
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若言青州本非
其地徐州閒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咲顧
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聊因戲言遂致辭弱思寧馳馬以
聞孝文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為制勝輿駕至洛
肅因侍宴帝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
復卿試重叙之肅言臣於朝歌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
遂大笑肅又言淹財詞宜應叙進帝言若因此進淹恐辱
卿轉甚肅言臣竊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帝曰卿為人所

屈欲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大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已
申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賜淹龍麈一馬
一疋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帝以淹
家貧敕給事力送至洛陽使與家累相隨及車駕濟淮敕
徵淹淹於路左請見曰敵不可小願聖明保萬全之策伏
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帝優
而容之帝幸徐州敕淹與閭龍駒專主舟楫將汎泗入河
沂流還洛軍次碣磔淹以黃河浚急慮有傾危乃上䟽陳
諫帝敕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人貧今移都
伊洛欲通運四方黃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此行乘流所

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誠至而不得相納賜驛騾馬一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主客令于時宮極初補運材日有方計伊洛流漸苦於厝涉淹遂啓求救都水造浮航帝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還朝病卒贈光州刺史謚曰定子霄字景鸞好為文詠坦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游相好詩賦間起知音之士所共嗤笑卒於書侍御史

范紹字始孫燉煌龍人也少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愛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就崔

生希有成立今已過其年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筭生頗涉經史孝文選為門下通事令史遷錄事掌奏文案帝善之又為侍中李冲黃門崔光所知帝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後朝廷有南討計發河北數州田兵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為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平歲大獲又紹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鐘離紹觀其城隍恐不可陷勸令班師紹不從伊還具以狀奏聞而以英敗後歷位并州刺史太常卿在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廬城人也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

舉孝廉射策申科歷碎職累遷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
遷職宣武謂曰楊子雲為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
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宣武頓
詔挑符慰喻之挑符還具稱益宗老老而諸子非理愛物
宣武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挑符東豫州刺史與後將軍
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詔在益宗傳挑符善恤蠻左為人
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贈洛州刺史

鹿念字永吉濟陰棗氏人也祖壽興沮渠氏庫部郎父生
再為濟南太守有政績獻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
以駿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特二齋始附人懷旬且蒲博

詩

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卒於淮陽太守
追贈兗州刺史念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彭城王勰乃為
館客嘗詣徐州馬步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
四束飼馬船行數里念覺即停船至取禾束以縑三丈置
禾束下而反初為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伯勸以忠廉之
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
遠絃響韻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闌與白雪絲管韻未
成豈使絳轡絕子直少有令聞念欲其善終故以諷焉後隨
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糧和糶糶者靡非不潤屋念獨不取
子直強之終不從孝莊為御史中尉念兼殿中侍御史監

臨淮王彧軍時梁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彧云
欲歸款衆議謂不然余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
其詐也豈措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
景雋胡龍牙竝搃強兵內外嚴固余遂單馬間出徑趣彭
城未至之間為綜軍主程女潤所止問其來狀余曰我為
臨淮王所使兵潤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余被執
語景雋等曰我毋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虛實且遣左右
為元略使人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
身在一深室託為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囚
武追還綜又遣腹心人梁話迎余密語意狀今善酬答

余詰龍牙所龍語余曰元中山甚款相見故令喚卿又曰
安豐且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安可得乎余曰彭城魏
之東鄙勢在必爭可不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
詰景雋住所停余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有綜軍主
姜桃來與余言謂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
物有道乃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吳之分野君何不歸梁國
余心答曰法僧言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
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剋之吳國敗喪不
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盡乃引入見景雋景雋良久
謂曰卿不為刺客也答曰今者為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

事更卜後圖為設食愈強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
人相謂曰壯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戶指牀令坐一人別
在室中出謂愈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以向南且遣
相喚欲問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余遂辭而退頃
更天曉綜軍主記勛景雋司馬楊暉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
余陳士馬之盛尋而與梁詔盟契訖未旬綜降詔封愈定陶
縣子除員外散騎常侍永安中為右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進
爵為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
無屋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者不變孝莊嘉其
清潔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人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

引梁人詔愈以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為六州大使
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愈又購斬文欣還拜金紫光祿大
夫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拔勝等拒
爾朱仲遠一軍敗還京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滎陽人鄭
榮業反圍州城城降榮業送愈於關西

張燿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也仕魏累遷步兵校尉永
寧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燿數
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後為別將以軍功封長平男
歷岐東荊州刺史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
尚書元世雋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

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林木耗損有關經構燿
清直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為大將詔從之燿成於其
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與和初加衛大將軍宮殿成除東徐
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懿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也有器幹譽帶十圍鬚鬣甚美初拜
校書郎轉主書頗為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
給事中帝謂黃門郎邢巒曰道斌是行使異齊流矣宣武
即位遷謁者僕射後歷相農太守岐州刺史所在有清貞
稱卒於州謚曰康道斌在恒農脩立學館建孔子廟堂
圖書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復立道斌形於孔像之西

而拜謁焉

董紹字與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
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為宣武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
城南叛詔紹慰勞為賊鎗禁送江東梁領軍呂僧珍擊
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聞之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
之今當聽卿還國詔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賞會
若更生乃引見之謂曰戰事多年人物塗炭是以不恥先
言欲與魏朝通好卿宜備申此意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
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及紹還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後除
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人情蕭寶夤及於長安紹上

詩

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明謂黃門徐
紇曰此巴真瞎也紇答此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
所畏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速行以拒饗黃功賞新蔡縣
男尔朱天光為關右大行臺啓為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
書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為其開府諮議參軍岳後雋
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
寧謂胡閔下復聞楚客歌岳死周文帝亦重之及孝武西
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
與少年游聚不自拘持類類失性孝武崩周文與百官推
奉文帝上表勸進令呂思禮薛澄作表前後再奏帝尚

執謙沖不許周文曰為文能動至矣唯書公曰乃命紹為

第三表操筆便成表奏周文曰開進人意不當如此也及

登阼方任用之而紹議論朝廷賜死孫嗣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舉秀才中尉

王顯召為檢校御史遷殿中御史司徒江陽王繼召為記

室參軍遂為元叉所知又執朝政引為尚書殿中郎領中

書舍人仍御史預聞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家素貧約

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時人歎尚之大保崔光臨薨薦

元興為侍讀尚書賈思伯為侍講授孝明杜氏春秋元興

常為適句儒者榮之又既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為浮萍詩

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苦
驚浪普泰初為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大昌初卒於家贈
齊州刺史元興世寒因元又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為州主
簿論者以為非倫時有濟郡曹昂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奕
中除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
大失綾練時人鄙其矯詐

論曰孫紹關左之支又能指論時務張普惠明達典故強
直從官依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成淹范紹劉桃符鹿
余引引劉道斌重紹馮元興等身遭際會俱得
能苟曰非才亦何能致於此也

卷之四

列傳第二十五

北史四十七

袁翻

弟璿

躍子聿脩

陽尼

從孫固
藻子斐

固子休之

固從兄藻

賈思伯

祖瑩

子瑛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
主簿隨文秀入魏而大將軍劉和言是其外祖馭近親令
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為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
弟官顯與濟子光演遂各陵競沈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
翻少入東觀為徐紘所薦李彪引兼著作佐郎參事後事

王固臣

拜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
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彪律博士侯
堅圖書侍御史高綽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
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負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
孫崇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
中書監京兆王愉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
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諫其事
後除豫州中正是時脩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按明堂之義
今古諸儒論之備矣蓋唐虞以上事難該悉夏殷以降校
可知之按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各制豈

議

其絀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像行義則明矣及
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下之別然推其
體則無九室之證既而正義殘隱立說斐然明堂九室著
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
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
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本制著存是同五室也於今不同是
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有懵焉何
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後廟重屋入達九
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
堂後有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

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儼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
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
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
並盡思窮神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嘯損益漢制章句繁
雜師遠古皆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
祀五帝之文而不訐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
之基趾猶或髮鬣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
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虞蔡之義進退無據
何用經通晉朝亦以鑽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
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不與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

皇代既棄乾統曆得一御宸自宜稽古則大憲章文武追
蹤周孔述而不作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記
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義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
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求皆允怙繕脩草創以意良多事
移化變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豈遷都之始日不
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倏換非一良以
求法為難數改為易何為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
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
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
誥無失典刑後議選邊戍事詔議曰臣聞兩漢盛衰於西祀

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定賴
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
籍用爲美談今古以爲盛德自皇上以睿明纂御風清化
遠威厲秋霜惠靈沾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即序連城
革面比屋歸仁縣車劍閣豈伊曩載鼓譟今陵復在茲日
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金秀異自
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以階當即用或逢穢德凡
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人溫郵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
法廣開成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
屬皆無防禁御用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

驅令抄掠若遇強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畜
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閉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
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高山或芸草平陸販貨往還相
望道路此等祿旣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縮給其虛粟
窮其力簿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
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
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場頻年已來申胄生
蟻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
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察其
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旣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

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
至于戍王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
階級若能駕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無循
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脩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又
於其任以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至俊異弊其得
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恣日富經略
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章其罪所舉
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偽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
其私受任不得孤其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
譏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廷尉少卿頗有不平

表

之論為靈太后所責出為陽平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歸
賦神龜未遷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
以國亂來降朝廷問安置之計翻表曰今蠕蠕內為高車
所討城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歸誠萬
里相屬然夷不亂華前鑿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
不可尋今蠕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
猶聚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雜衆
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為資陵奪為業
而河西捍禦疆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
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

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
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人各有攸屬那
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可輒陳婆羅門請脩西海
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
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
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
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為重戍鎮防西北雖外為署蠕
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
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眾歸心收雜聚
散復因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即是我之外藩焉

係後休傳

尚書左僕射領中書監休之早得才名為人物所傾服外
如踈放內實謹厚少年頗以峻急為累晚節以通美見稱
重祿期好游賞太常卿盧元明人地華重罕所交接非一
時名士不得與之游休之始為行臺即使坦然投分文酒
會同相得其款鄉曲人士莫不企羨焉太子中庶子平原
明少遐風流名士也梁亡奔鄴首因通聘與休之同游及
少遐卒其妻窮敝休之經紀振恤恩分甚厚尚書僕射崔
暹為文襄所親任勢傾朝列休之末嘗請謁暹子達拏勿
而聰敏年十餘已作五言詩時梁國通和聘使在館暹持
達拏數首詩示諸朝士有才學者又欲示梁客餘人畏暹皆

隨宜應對休之獨正言即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
恐未可以示遠人其方直如此元景每云當今直諫陽子
烈其有焉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令其子辟強
預脩御覽書及珽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隙及鄧長顛
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居之便
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時論貶焉魏收
監史之日立神武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為齊元收在齊州
恐史官改奪其志上表論之及收還朝敕集朝賢議其事
休之立議從天保為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決收死便
詔動內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謂人云我已三為山

群臣曰表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為盡之
侍坐者莫不羨仰翻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往與之然獨
善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河陰
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中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青州刺史嫡子寶首武寶中司徒記室參軍事翻弟
躍

躍字景騰博學雋才性不驕俗篤於交友翻每謂人曰躍
可謂我家千里駒也歷位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
侍特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瓌亡
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

躍為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太
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為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於躍卒
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世無子兄翻以子
聿脩繼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
深沈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姨丈人尚書崔休深所
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天保初除
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大有聲績遠近稱之累遷
司徒左長史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錄事參軍盧思道私貸
庫錢三十萬娉太原王义女為妻而王氏以先納陸孔文

禮娉為定聿脩為首察又國之司憲知而不劾免中丞尋
遷祕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三禮出為信州
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久無例莫不榮之為政清靖不言而
化自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
普出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及還都人庶道俗追
列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欲遠送時既盛夏恐其勞
敝往往為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去還後州
人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為立碑斂練布數百匹託中書
侍郎李德林為文以記功德敕許之尋除都官尚書聿脩
少年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為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



原件短缺

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鑒在即署之日時趙彥深為水部
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重被沙汰停私門生藜
藿聿脩猶以故情音問來往彥深任用銘戢甚深雖人
才無媿蓋亦田彥深接引為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
之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姻相尋聿脩常非吠之語人
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為
地勢然也素品孤官頗有怨響然在官廉謹當時少匹
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餉饋初聿脩為尚書郎十年未
曾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脩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
聿脩為清郎大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

少頁
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家有書數
千卷所造字釋教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
撰為字統二十卷行於世承慶從弟固

固字敬安性傲黨不拘小節少在俠好劍客弗事生產年
二十六始折節好學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
宋王刘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軍戰慄
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
道園在軍勇決意志閑雅了無懼色昶許之軍還言之
孝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累遷書侍御史
多所劾奏宣武廣訪得矣固上讜言表白當今之務宜早

正東儲立師傳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
權衡親宗室強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
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機躬勤庶政使人無
之饗省徭役薄賦歛脩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
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飢寒之苦然後備
器械脩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罷軒唐之軌豈
不茂哉初帝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
筆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譽故宗室
大臣相見踈薄而王畿人疲勞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
賦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

諷諫嘗武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

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者於
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
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卿以為何如固對曰公
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賦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
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歟顯大不悅以
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因奏固刺請米麥免固官家闔
門自守著演贖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又作刺讒疾廢幸
詩二首曰巧佞巧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
為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萬毒何厚兮巧巧佞佞一何工矣

司聞可忿言必從矣朋黨噂喑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入
塘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人之惡君子耻焉汝何人斯
譖毀日繁李實無罪何騁汝言番番緝緝譖言側入君
子好譖如或弗及天疾譖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
及矣泛泛遊鳧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余小子
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譽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
人方思想在已彼諂諛方人之蠹方刺促昔粟罔顧耻辱
以求媚方牙干側入如恐弗及以自容方志行褊小好習
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
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知話言貞朋

其黨其徒定繁有詭其行有佞且音

遠祿威施邪媚是欽

既詭且姤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

以多不始不慎末如

之何習習宰詭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

異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豎刀上官擅生羽翼乃如

之人儻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余中下其親其昵

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

苦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其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

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明帝即位除尚書考功郎

中奏諸秀孝考中第考聽叙自固始大軍征破石敕為僕

射李平行臺七兵郎平可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又

命固即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後太傅清
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時悅年少
行多不法固上疏諫悅悅甚敬憚之憚大悅以為卒得其
人除洛陽令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疾杖而能起
練禪之後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
族咸歎服焉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憚被害
不奏憚之遇害元又執政就守震懷憚諸子及門生察吏
莫不慮禍隱避不出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
器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柔布王脩何以尚也
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為太尉選卒多非其人又輕肆

禍推固以前為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後悅
辟固為從事中郎不就京兆王繼為司徒高選官寮辟固
從事中郎府解除前軍將軍又與科坦州勳賞初破石之
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尚書令李崇訟勳
更相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卒贈輔國將軍
太常少卿諡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強禦居官清潔家無
餘財終沒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為其棺斂初固
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教諸子一遵先制五子長
子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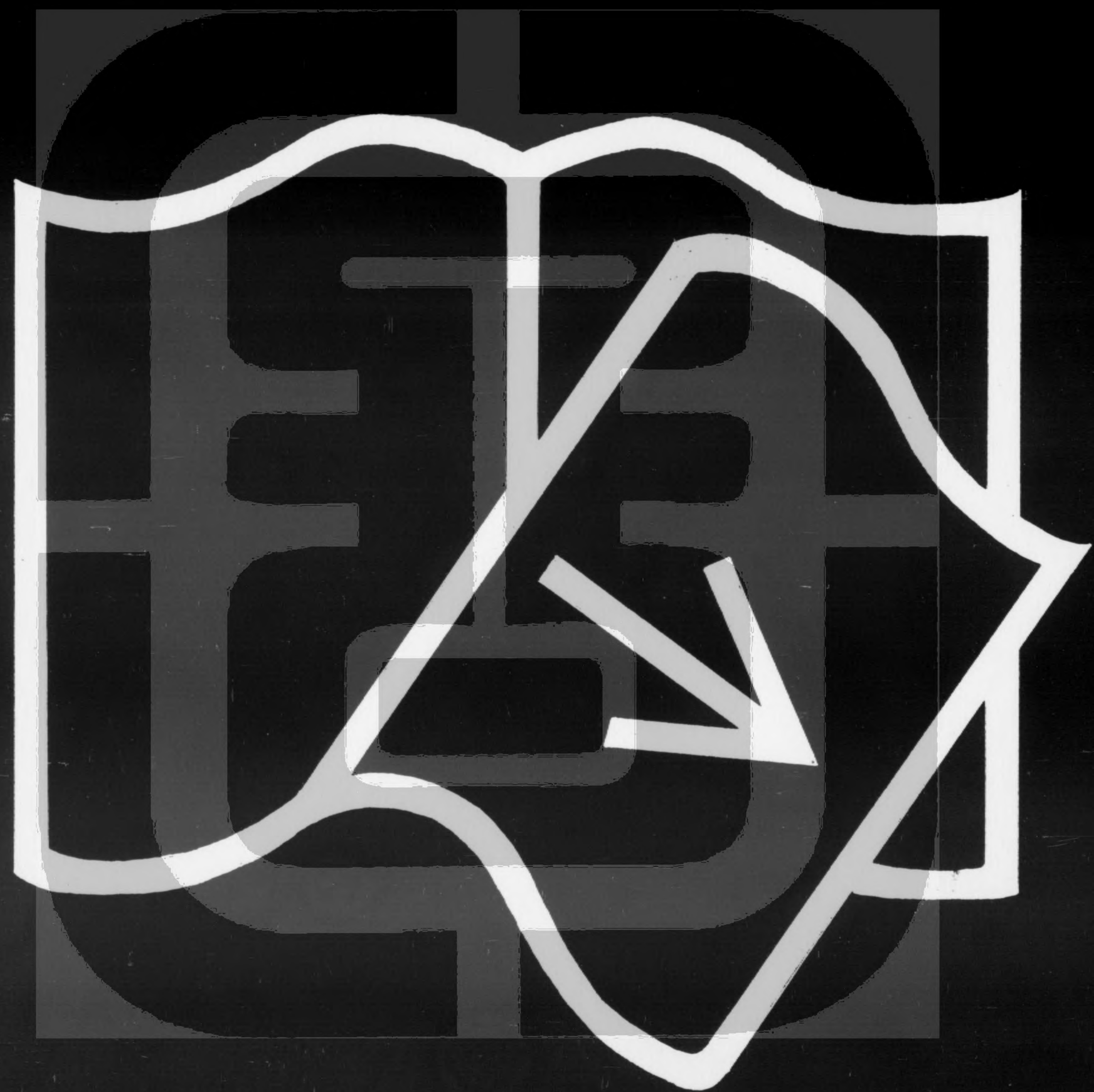
休之字子烈雋爽有風采好孝愛文藻時人為之語曰能

賦能詩陽休之初為州主簿孝昌中杜洛周陷薊城休之
與宗室南奔章武轉至青州葛榮寇亂河北流人多湊
青州休之知將有變請其族叔伯彥等潛歸京師避之多
不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葛榮刑未作亂伯彥等咸為
上人所殺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免莊帝立累遷
太尉記室參軍李神儁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
范陽盧元伯河間邢子才俱入撰次普泰中為大保長孫
承業府屬尋救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後行臺賀拔勝
經略樊沔請為南道軍司俄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
表詣長安參謁時齊神武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

南奔仍隨勝至江南休之聞神武推奉靜帝乃白勝啓梁
武求還文襄以為大行臺即中神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
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問休之曰此文字何
義對曰六者大王字河洛伊為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終應
統有闕右神武曰世人常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紛紜
慎莫妄言也元象初錄荊州軍功封新泰縣伯武定二年
除中書侍郎先是中書專主綸言魏宣武已來事移門下
至是發詔依舊任遇甚顯時魏收為散騎常侍領兼侍郎
與休之參掌詔命世論以為中興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
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品

盈把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啓神武禁止會赦不問盛
尚食典御太子中庶子給事黃門侍郎中軍將軍幽州大
中正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文宣為相國齊王時
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為人心未一旦還并州恐漏
泄仍斷行人休之性疎放使還遂說其事鄴中悉知後高
德正以聞文宣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常侍監脩起
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驍騎將軍積其前事也文宣
鄴天百寮咸從休之衣兩襠甲手持白楮時魏收為中書
令朝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為常伯首戴蟬冕今處
驍騎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

夷曠以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封始平縣男後除中山太
守先是常道建宋欽道代為定州長史帶中山太守竝立
制監臨之官出行不得過百姓飲食有者即數錢酬之休
之常以為非及至郡復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
之者為其失仁義今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豈是夙心有
是歟世難耳在郡三年再致甘露之瑞文宣崩徵休之至
晉陽經紀喪禮與魏收俱至尚書令揚遵彥與休之等款
狎相遇中書省言及喪事收掩淚失聲休之頓首而已他
日遵彥謂曰昨聞謁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
休之曰天保之世魏侯時遇甚深鄙夫以眾人見待悵哀



原件短缺

詐泣實非本懷皇建初兼度支尚書昭帝留心政道訪以
政術休之谷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人患為政教之
先帝深納之大寧中歷都官七兵祠部三尚書河清三年
出為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徵為光祿卿監國史尋除吏部
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
前國子助教熊安生當時碩儒因喪解職久而不見調休
之引為國子博士儒者以此歸之簡率不樂煩職典選稍
久非其所好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清苦但煩劇妨兵賞適
真是樊籠矣武成崩後頗之就闕武平初除中書監尚書
右僕射三年加位特進與朝亡撰聖壽堂御覽六年正除

書監用此何為降花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
乃謂所親曰我非效何忽此授凡此諸事為識者所譏好
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為典正魏收在日深
為收所輕魏殂後以先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為搢
紳所愛重周武帝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脩衛尉卿李祖
欽度支尚書元脩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等祕
書監源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兼給事
黃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
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
侍兼中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

辛德源王邵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尋除
開府儀同依例封臨澤縣男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進
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所著
文集四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竝行於世初休之在洛將
仕夜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家極高
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跌為蓮花形体之從西北登
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呪曰柱轉三匝吾
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南者其
夢竟驗云子辟彊字君大性踈脫又無藝休之亦引入文
林館為時人所嗤鄙武平末為尚書水部郎中休之弟繼

之天平中入關次俊之位兼通直常侍聘陳副尚書郎當
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佯
佯得而賣之在市不絕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
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佯佯君何所知輕敢議論
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
吾是才士也固從兄藻

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位中書博士詔兼禮官
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賜爵魏昌男累遷瀛州安東府長
史以年老歸家為賊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幽州
刺史子斐

裴字叔繒魏孝莊時於西兗州督護流人有功賜爵方城伯歷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除起部郎中隸通直散騎常侍聘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裴舊故欲召裴至宅三致書裴不答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董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裴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武帝又親謂裴曰侃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安得復論彼此裴終辭焉還除廷尉少卿石齊河溢橋壞裴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潭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壑以為公家苑囿裴書答以國步始康人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人隱不從天保中除都水使者詔裴監築長城累遷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拜儀同三司卒贈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曰簡子師孝中書舍人固從弟昭

昭字元景孝文帝史傳尤閑案牘為齊文襄府黑曹參軍甚見親委與陳元康崔暹等參謀機密及崔暹以為崔暹所告元景劾成其獄賴邢子才證白以免時以元景為告而順古初文襄擇日將受魏禪令元景等定儀注草詔冊并授官未畢而文襄殂罷府天保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後以風氣彌留不堪近侍出除青州高陽內史卒於郡文集十卷子靜立性淳孝操履清美詞令善及膺仕齊位三公郎

中隋開皇初州主簿

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元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自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頗為孝文所知任城王澄之圍鐘離也以思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為後殿澄以其儒者謂之以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瘡不識雞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練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

語

議

時人稱歎焉昭帝時拜涼州刺史思伯以邊遠不願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因舍人徐紇言乞得停後除廷尉卿自以儒素為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案周禮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主寢或舉明堂牙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嘗功養老學教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破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

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大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豳豳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其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奎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任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奎高八十二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實二十四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

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邕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其孝經授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謂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矣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

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揔章左个揔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紛竝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後為都官尚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為侍讀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投性謙和傾身礼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憍思伯曰表至便憍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言思伯

與元興同

事大相友昵元興時為元义所寵論者譏其趣

與云卒贈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貞子彦始

武定中淮陽太守思伯弟思同字仕明少勵志行雅好經

史與兄思伯年少俱為鄉里所重累遷襄州刺史雖無

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元顥之亂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

竝不降莊帝還宮封管陵縣男後與國子祭酒韓子熙竝

為侍讀授靜帝杜氏春秋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

侍中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謚曰文獻初思同為青州

別駕清河崔光韶先為中從事自恃資地恥居其下聞思

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為思同恨之及光韶亡遺詔

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表訟光韶操業特蒙贈謚論者歎
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異隆精服氏學上
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異隆乖錯者一十餘
條牙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爭未竟而
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異隆亦
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特異隆說竟未能裁正

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為平原太守
道武定中山賜爵安國子拜尚書左丞卒贈并州刺史祖
嶷字元遠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為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
刺史父季貞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鉅鹿太守瑩

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
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
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窓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覓由是
聲譽其盛內外親屬呼為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
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
天龍講尚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勞倦不覓天曉
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
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孝文
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戲盧昶曰昔流共
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為世

詩語

詩

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
帝顧謂勰曰蕭蹟以王元長為子良法曹今為汝用祖瑩
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
人為之語曰京師楚楚表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表再遷尚
書三公郎中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
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
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因
戲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為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座即
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
樂歌四面起磊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

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
屈為異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
舉為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戶郎李崇為都督北討引瑩
為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為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
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
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涂李觀之果如
瑩言時人稱為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黃門侍郎幽
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顥入洛以瑩為殿中尚
書莊帝還宮坐為顥作詔罪狀亦朱榮免官後除祕書監
中政如故以參議律歷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會

介未兆入焚燒樂署鐘石管弦略無存者敕瑩與錄尚書
事長孫承業侍中元字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遷車騎
大將軍及孝武登作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
將遷鄴齊神武因召瑩議之以功進爵為伯卒贈尚書左
僕射司徒公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
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
為已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
其制裁之體減於表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處以命
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子珽襲
字非徵神情機警詞藻道逸少馳令譽為當世所推起

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為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為冀州
刺史萬俟受洛制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齊神武聞之
時文宣為并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
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為僚類所賞時神武送魏
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一首
珽皆和之大為時人傳誦珽性疎率不能廉慎守道倉曹
雖云州局及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豐於財產又自
解彈琵琶能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儻為娛游集諸倡家
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為聲色之游諸人嘗就
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嫗擲

擄捕賭之以為戲樂參軍元景猷故尚書令元世儁子也
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靜帝故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
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
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文宣罷州珽例應隨府
規為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為白由是還任倉曹
珽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陸子先為畫計請糧之際令
子先宣教出倉粟十車為察官投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
不畧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
明鑒然實孝徵所為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
雲家飲酒遂藏銅壘二百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

之見者以為深恥所乘老馬常稱騶駒又與寡婦王氏
姦通每人前相聞徃復裴讓之與珽早狎於眾中嘲珽曰
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騶駒姦耳順尚稱娘
子于時謚然傳之後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
坐突金叵羅竇大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神武
不能罪也後為秘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
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日不須也珽
以遍略教帙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季雙倉
督成相著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
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略疑其不實密

以問彥深彥深荅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珽即引伏神武大
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刑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
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
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
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
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
以為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情珽作書屬
家累事并云祖喜私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
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挺唯與祖喜二挺餘盡自入又
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謀季瓌

等叔謀以語揚悖悖頓眉荅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
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而諮取教判并盜
官遍略一部時又除珽秘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
皆發又宣付從事中郎王士闕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
錄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珽受命
便尔私逃黃門部高德正副留臺事謀去珽自知有犯驚
竄是常但宣一命向秘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
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
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掾犯枉法
處絞刑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免

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帝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敕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選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復為割臧免官文宣每見之常呼為賊文宣崩普選勞舊除為章武太守會揚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上密啓為孝昭所忿敕中書門下三省斷珽奏事珽善為胡桃油以塗畫為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

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是為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為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南使入聘為申勞使尋為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祗奉武成於天保頗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為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武成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為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

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瑛
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
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乃全計也
君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瑛當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
慧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瑛於是上書言陛下雖
為天子未是極貴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
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
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秘書監加儀
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黃門侍
郎劉歆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左僕射元文

遙侍中和士開罪狀令歆奏之歆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彥
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瑛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瑛因
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毀之陛下今既問臣臣不
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
部尚書尉瑾內外交通共為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
下歌謠若為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為意臣
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尔乃誹謗我瑛曰不敢誹謗陛下
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瑛曰何不開倉振給
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鏤築口鞭杖亂下將撲
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各殺臣臣得各若欲得各莫

殺臣為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曾
不能用知如何帝又怒曰余自作范曾以我為項羽邪珽
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
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謂
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曾縱擬張良亦不能及張
良身傳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外之人
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為太上子居宸衷於已
及子俱保休祚叢余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
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撻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
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泰禮布大臣意上言珽雖

為流囚常與刺史對坐敕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
乃為深院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
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
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長婆愛
幸珽乃遺陸媪弟悉通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沈欲行伊霍
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
能決大事欲以為謀主故棄除舊然虛心待之與陸媪言
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
實由祖孝徵又有大功宜重報之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
人緩急真可馮仗且其雙首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

帝從之入為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
士開死後仍說陸媪出彥深以珽為侍中在晉陽通密啓
請誅琅邪王其計既行漸被任遇又靈太后之被幽也珽
欲以陸媪為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為太姬言之謂人
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媪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
珽為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
林館授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
宅佳義井坊旁拓隣居大事脩築陸媪自住察行勢傾朝
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計
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怕與吾等參論

謠

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他國家事又珽
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
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
謠云高山崩榭樹舉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
語珽并云盲老公是臣目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
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安并令高
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啓告
光反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媪求為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
述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呂
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

日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陳并云與元海素嫌必是元海諸臣帝弱類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略南營州錄事參軍陸媪又唱和之後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宰主機衡摠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持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乃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群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躰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後欲增損政

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群小輩推誠廷士為致安之方陸媪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龔伯律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賊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媪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陸媪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日以益疎又諸官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

主問諸太姬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為善人故舉之此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察得其詐出敕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分踈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栢閣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復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為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開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靖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聽鳴吠賊無所聞見莫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至夜珽忽令大

叫鼓譟聒天賊衆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賊先聞其言謂為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鎗相與驚怪畏之而能時提婆感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珽且守且戰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諸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珽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澀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為李密所得密其禮之署為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為王世充所殺珽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

機警有口辯兼解音律魏末為兼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竝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為時所重大寧中以經學為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琰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琰欲為奏官茂乃逃去琰族弟崇儒涉學有辭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位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為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論曰袁翻弟兄可為一時才秀率惰行業亦乃不殖家風景文孝義見稱敬安正情自立休之加以藻思可謂載德者焉思伯經明行修乃惟門素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孝徵雋才雖多適足敗國叔為器懷清峻元景才幹知名竝匡佐齊初一時推重美矣哉

列傳第二十五

北史四十七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reading '上海' (Shanghai) in a decorative font.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with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likely a collector's or publisher's mark.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book cover, possibly a title or edition information.

